

象山全集

冊四

東山全集

卷四

陸象山先生全集卷之三十四

楚陂後學周毓齡重校

槐堂書齋裔孫邦瑞刊

語錄^上

道外無事事外無道先生常言之

道在宇宙間何常有病但人自有病千古聖賢只去人病如何增損得道

道理只是眼前道理雖見到聖人田地亦只是眼前道理

唐虞之際道在臯陶商周之際道在箕子天之生人必有能尸明道之責者臯陶箕子是也箕子所以佯狂不死者正爲欲傳其道旣爲武王陳洪範則居於夷狄不食周粟

論語中多有無頭柄的說話如知及之仁不能守之之類不知所及所守者何事如學而時習之不知時習者何事非學有本領未易讀也苟學有本領則知之所及者及此也仁之所守者守此也時習之習此也說者說此樂者樂此如

高屋之上建瓴水矣學苟知本六經皆我註脚

天理人欲之言亦自不是至論若天是理人是欲則是天人不同矣此其原蓋出於老氏樂記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物至知之而後好惡形焉不能反躬天理滅矣天理人欲之言蓋出於此樂記之言亦根於老氏且如專言靜是天性則動獨不是天性耶書云人心惟危道心惟微解者多指人心爲人欲道心爲天理此說非是心一也人安有二心自人而言則曰惟危自道而言則曰惟微罔念作狂克念作聖非危乎無聲無臭無形無體非微乎因言莊子云眇乎小哉以屬諸人警乎大哉獨遊於天又曰天道之與人道也相遠矣是分明裂天人而爲二也

動容周旋中禮此盛德之至所以常有先後言語必信非以正行纔有正其行之心已自不是了

古人皆是明實理做實事

近來論學者言擴而充之須於四端上逐一充焉有此理孟子當來只是發出

人有是四端以明人性之善不可自暴自棄苟此心之存則此理自明當惻隱處自惻隱當羞惡當辭遜是非在前自能辨之又云當寬裕溫柔自寬裕溫柔當發強剛毅自發強剛毅所謂溥博淵泉而時出之

夫子問子貢曰汝與回也孰愈子貢曰賜也何敢望回回也聞一以知十賜也聞一以知二此又是白著了夫子氣力故夫子復語之曰弗如也時有姓吳者在坐遽曰爲是尙嫌少在先生因語坐間有志者曰此說與天下士人語未必能通曉而吳君通敏如此雖諸君有志然於此不能及也吳遜謝謂偶然

子貢在夫子之門其才最高夫子所以屬望磨礱之者甚至如子一以貫之獨以語子貢與曾子二人夫子既沒三年門人歸子貢反築室於場獨居三年然後歸蓋夫子所以磨礱子貢者極其力故子貢獨留三年報夫子深恩也當時若磨礱得子貢就則其材豈曾子之比顏子既亡而曾子以魯得之蓋子貢反爲聰明所累卒不能知德也

子貢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此是子貢後來有所見處然謂之不可得而聞

非實見也如曰予欲無言卽是言了

天下之理無窮若以吾平生所經歷者言之真所謂伐南山之竹不足以受我辭然其會歸總在於此

顏子爲人最有精神然用力甚難仲弓精神不及顏子然用力却易顏子當初仰高鑽堅瞻前忽後博文約禮遍求力索既竭其才方如有所立卓爾逮至問仁之時夫子語之猶下克己二字曰克己復禮爲仁又發露其旨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旣又復告之曰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吾嘗謂此三節乃三鞭也至於仲弓之爲人則或人嘗謂雍也仁而不佞仁者靜不佞無口才也想其爲人沖靜寡思日用之間自然合道至其問仁夫子但答以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只此便是也然顏子精神高旣磨礱得就實則非仲弓所能及也

顏子問仁之後夫子許多事業皆分付顏子了故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與爾有是顏子沒夫子哭之曰天喪予蓋夫子事業自是無傳矣曾子雖能傳

其脈然參也魯豈能望顏子之素蓄幸曾子傳之子思子思傳之孟子夫子之道至孟子而一光然夫子所分付顏子事業亦竟不復傳也

學有本末顏子聞夫子三轉語其綱旣明然後請問其目夫子答以非禮勿視勿聽勿言勿動顏子於此洞然無疑故曰回雖不敏請事斯語矣本末之序蓋如此今世論學者本末先後一時顛倒錯亂曾不知詳細處未可遽責於人如非禮勿視聽言動顏子已知道夫子乃語之以此今先以此責人正是蠟等視聽言動勿非禮不可於這上面看顏子須看請事斯語直是承當得過

天之一字是臯陶說起

夫子以仁發明斯道其言渾無罅縫孟子十字打開更無隱遁蓋時不同也

自古聖賢發明此理不必盡同如箕子所言有臯陶之所未言夫子所言有文王周公之所未言孟子所言有吾夫子之所未言理之無窮如此然譬之弈然先是這般等第國手下棋後來又是這般國手下棋雖所下子不同然均是這般手段始得故曰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古人視道只如家常茶飯故漆

雕開曰吾斯之未能信斯此也

此道與溺於利欲之人言猶易與溺於意見之人言却難

涓涓之流積成江河泉源方動雖只有涓涓之微去江河尙遠却有成江河之理若能混混不舍晝夜如今雖未盈科將來自盈科如今雖未放乎四海將來自放乎四海如今雖未會其有極歸其有極將來自會其有極歸其有極然學者不能自信見夫標末之盛者便自荒忙舍其涓涓而趨之却自壞了曾不知我之涓涓雖微却是真彼之標末雖多却是僞恰似檐水來相似其涸可立而待也故吾嘗舉俗諺教學者云一錢做單客兩錢做雙客

傅子淵自此歸其家陳正己問之曰陸先生教人何先對曰辨志正己復問曰何辨對曰義利之辨若子淵之對可謂切要

此道非爭競務進者能知惟靜退者可入又云學者不可用心太緊今之學者大抵多是好事未必有切己之志夫子曰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須自省察

夫民合而聽之則神離而聽之則愚故天下萬世自有公論
先生與晦翁辨論或諫其不必辨者先生曰女曾知否建安亦無朱晦翁青田
亦無陸子靜

不會過得私意一關終難入德未能入德則典則法度何以知之

居象山多告學者云女耳自聰目自明事父自能孝事兄自能弟本無欠闕不
必他求在自立而已

生於末世故與學者言費許多氣力蓋爲他有許多病痛苦在上世只是與他
說入則孝出則弟初無許多事

千虛不博一實吾平生學問無他只是實

或問先生何不著書對曰六經註我我註六經韓退之是倒做蓋欲因學文而
學道歐公極似韓其聰明皆過人然不合初頭俗了或問如何俗了曰符讀書
城南三上宰相書是已至二程方不俗然聰明却有所不及

正人之本難正其末則易今有人在此與之言汝適某言未是某處坐立舉動

未是某人必樂從若去動他根本所在他便不肯

釋氏立教本欲脫離生死惟主於成其私耳此其病根也且如世界如此忽然生一箇謂之禪已自是無風起浪平地起土堆了

無它利與善之間也此是孟子見得透故如此說

或問先生之學當來自何處入曰不過切己自反改過遷善

有善必有惡真如反覆手然善却自本然惡却是反了方有

人品在宇宙間迥然不同諸處方嘵嘵然談學問時吾在此多與後生說人品此道之明如太陽當空羣陰畢伏

典憲二字甚大惟知道者能明之後世乃指其所撰苛法名之曰典憲此正所謂無忌憚

朱元晦曾作書與學者云陸子靜專以尊德性誨人故游其門者多踐履之士然於道問學處欠了某教人豈不是道問學處多了些子故游某之門者踐履多不及之觀此則是元晦欲去兩短合兩長然吾以爲不可既不知尊德性焉

有所謂道問學

吾之學問與諸處異者只是在我全無杜撰雖千言萬語只是覺得他底在我不曾添一些近有議吾者云除了先立乎其大者一句全無伎倆吾聞之曰誠然

復齋家兄一日見問云吾弟今在何處做工夫某答云在人情事勢物理上做些工夫復齋應而已若知物價之低昂與夫辨物之美惡真偽則吾不可不謂之能然吾之所謂做工夫非此之謂也

後世言學者須要立箇門戶此理所在安有門戶可立學者又要各護門戶此尤鄙陋

人共生乎天地之間無非同氣扶其善而沮其惡義所當然安得有彼我之意又安得有自爲之意

二程見周茂叔後吟風弄月而歸有吾與點也之意後來明道此意却存伊川已失此意吾與常人言無不感動與談學問者或至爲仇舉世人大抵就私意

建立做事專以做得多者爲先吾却欲殄其私而會於理此所以爲仇

吾與人言多就血脉上感移他故人之聽之者易非若法令者之爲也如孟子與齊君言只就與民同處轉移他其餘自正

今之論學者只務添人底自家只是減他底此所以不同
宇宙不曾限隔人人自限隔宇宙

乾以易知坤以簡能先生常言之云吾知此理卽乾行此理卽坤知之在先故曰乾知太始行之在後故曰坤作成物

夫子平生所言豈止如論語所載特當時弟子所載止此爾今觀有子曾子獨稱子或多是有若曾子門人然吾讀論語至夫子曾子之言便無疑至有子之言便不喜

先生問學者云夫子自言我學不厭及子貢言多學而識之又却以爲非何也因自代對云夫子只言我學不厭若子貢言多學而識之便是蔽說
學者須先立志志旣立却要遇明師

攻乎異端斯害也已今世類指佛老爲異端孔子時佛教未入中國雖有老子其說未著却指那箇爲異端蓋異與同對雖同師堯舜而所學之端緒與堯舜不同卽是異端何止佛老哉有人問吾異端者吾對曰子先理會得同底一端則凡異此者皆異端

子不語怪力亂神夫子只是不語非謂無也若力與亂分明是有神怪豈獨無之人以雙瞳之微所矚甚遠亦怪矣苟不明道則一身之間無非怪但玩而不察耳

可與適道未可與立可與立未可與權棠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室是遠而子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上面是說階級不同夫子因舉詩中室是遠而之語因以掃上面階級蓋雖有階級未有遠而不可進者也因言李清臣云夫子刪詩固有刪去一二語者如棠棣之詩今逸此兩句乃夫子刪去也清臣又言碩人之詩無素以爲絢兮一語亦是夫子刪去其說皆是當時子夏之言謂繪事以素爲後乃是以禮爲後乎言不可也夫子蓋因子夏之言而刪之子夏

當時亦有見乎本末無間之理然後來却有所泥故其學傳之後世尤有害繪事後素若周禮言繪畫之事後素功謂既畫之後以素間別之蓋以記其目之黑白分也謂先以素爲地非

柴愚參魯夫子所愛故子路使子羔爲費宰子曰賊夫人之子以此見夫子欲子羔來磨礱就其遠者大者後來子羔早卒故屬意於曾子叩其兩端而竭焉言極其初終始末竭盡無留藏也

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皜皜乎不可尙已此數語自曾子胸中流出

咸有一德之書言惟尹躬暨湯咸有一德以此見當時只有尹湯二人可當一德

臯陶論知人之道曰亦行有九德亦言其人有德乃言曰載采采乃是謂必先言其人之有是德然後乃言曰某人有某事有某事蓋德則根乎其中達乎其氣不可僞爲若事則有才智之小人可僞爲之故行有九德必言其人有德乃言曰載采采然後人不可得而度也

後世言伏羲畫八卦文王始重之爲六十四卦其說不然且如周禮雖未可盡信如筮人言三易其經卦皆八其別皆六十有四龜筮協從亦見於虞書必非僞說如此則卦之重久矣蓋伏羲既畫八卦卽從而重之然後能通神明之德類萬物之情而扶持天下之理文王蓋因其繇辭而加詳以盡其變爾
繫辭首篇二句可疑蓋近於推測之辭

吾之深信者書然易繫言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此等處深可信

伊川解比卦原筮作占決卜度非也一陽當世之大人其不寧方來乃自然之理勢豈在他占決卜度之中原筮乃蒙初筮之義原初也古人字多通用因云伊川學問未免占決卜度之失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非知道者不能楊子謂文王久幽而不改其操文王居羑里而贊易夫子厄於陳蔡而弦歌豈久幽而不改其操之謂耶

自周衰以來人主之職分不明堯典命羲和敬授人時是爲政首後世乃付之星官曆翁蓋緣人主職分不明所致孟子曰民爲貴社稷次之君爲輕此却知

人主職分

詩大雅多是言道小雅多是言事大雅雖是言小事亦主於道小雅雖是言大事亦主於事此所以爲大雅小雅之辨

秦不曾壞了道脈至漢而大壞蓋秦之失甚明至漢則迹似情非故正理愈壞漢文帝藹然善意然不可與入堯舜之道僅似鄉原

諸公上殿多好說格物且如人主在上便可就他身上理會何必別言格物

楊子默而好深沉之思他平生爲此深沉之思所誤

韓退之原性却將氣質做性說了

近日舉及荀子解蔽篇說得人之蔽處好梭山兄云後世之人病正在此都被荀子莊子輩壞了答云今世人之通病恐不在此大概人之通病在於居茅茨則慕棟宇衣敝衣則慕華好食龕糲則慕甘肥此乃是世人之通病

春秋北杏之會獨於齊桓公稱爵蓋當時倡斯義者惟桓公管仲二人春秋於諸國稱人責之也

古者風俗醇厚人雖有虛底精神自然消了後世風俗不如古故被此一段精神爲害難與語道

因嘆學者之難得云我與學者說話精神稍高者或走了低者至塌了吾只是如此吾初不知手勢如此之甚然吾亦只有此一路

人方奮立已有消蝕則議者不罪其消蝕而尤其奮立之大過舉其進銳者其退速以爲證於是併懲其初曾不知孟子之意自不在此

聖人作春秋初非在意於二百四十二年行事又云春秋大概是存此理又云春秋之亡久矣說春秋之繆尤甚於諸經也

嘗閱春秋纂例謂學者曰啖趙說得有好處故人謂啖趙有功於春秋又云人謂唐無理學然反有不可厚誣者

後世之論春秋者多如法令非聖人之旨也
千古聖賢若同堂合席必無盡合之理然此心此理萬世一揆也

銖銖而稱之至石必繆寸寸而度之至丈必差石稱丈量徑而寡失此可爲論